

新中國的幼苗怎樣培植

艾煊作



新华书店總分店東北店發行

前記

這本小冊子，是新華日報駐京記者艾煊同志訪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直屬『華北育才小學』之後的專文報導。（刊載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之南京新華日報上）

因為這個小學——『華北育才小學』，在黨與人民政府直接培育下，已創造了一套較比完整而新穎的教學方法和教育制度，誠如作者所說：它是一個完全『新型的小學』，特別是他們教師那種全心全意『教育新後代』的精神，勤樸愛勞的習慣，老老實實的態度，尊重組織的美德，在在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爲了便於教師研究新的教學經驗和學習教學態度起見，一併彙在一起，推薦給讀者。

編者
一九五〇·四·一二日



行軍



戰爭中挖防空壕



農村時代的野食

目 錄

『革命兒女之家』	一
在鬪爭中壯大（育才校史簡況）	七
新道德觀的養成	一五
(一) 生產勞動	
(二) 社會活動	
(三) 時事教育	
(四) 紀律教育	
紀律的製訂	

紀律的執行

(五) 一個問題的討論

教學態度和教學方法

教學態度的特點

課外輔導

製訂教學計劃

自習和互助

因才施教

民主管理與學生自治

(一) 幾種學生組織

學生會

少年兒童隊

研究組

(二) 學習與活動矛盾嗎？

活動目的

活動時間

強調學習對嗎？

團、隊幹部的學習問題

(三) 怎樣輔導

(四) 小結

附錄：

我們怎樣改造了李久銘……

韓作黎 五五

『革命兒女之家』

北京先農壇，原來是封建帝王爲了表示自己有『勞動觀念』，而每年來形式主義地『躬耕』一下的地方，現在却被一個培養勞動人民優秀品質的學校所代替了。宮殿式的門樓前掛着一塊校牌——『華北育才小學』，這是全國唯一受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直接領導的一個完全小學。一進校門就到處可看到整然並列的翠柏和紅磚碧瓦的房舍；穿着灰布制服的兒童，在太陽的溫暖下看書、遊戲，看到客人來的時候，就舉起小手行軍禮。

幾百畝方圓的校址，錯綜交雜地陳列着七百多學生的教室、宿舍、遊戲場……。校長郭林同志領我去參觀時說：『我們去年八月才搬進來，裏面破敗不堪，當時因爲急於開課，所以因陋就簡，只就原來房子稍加修葺，另外新建了一些房子。今年，一九五〇年，我們要作

長期打算，準備作永久性、標準化的建築；要蓋一個能容納五百個學生的宿舍和三十二個教室，連現有的七百名學生，今春計劃增加到一千二百名學生。」他說的時候，滿佈縐紋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絲欣慰的微笑。這位以教育革命後代為終生職志嚐盡辛勞的教育工作者，顯然為一個空前規模、空前設備良好的學校的憧憬所激動。他多年來和其他幾位教員一樣，辛勤地培養着這些新中國的幼苗，他親眼看到這個學校由四十個孩子將要發展到一千多學生；由山僻荒村走向大城市；由幾間和農民共居的茅舍，發展到佔地幾百畝的校址。他親身體驗到由點滴累積經驗，而到今天創造出一套比較完整的新的教導方法和教育制度。這套東西雖然還不够條理化，不够完整，可是對於我們新中國在「迎接一個新的文化高潮」的途程上，却是非常需要的。這些收獲，是共產黨、人民政府培植的結果，打破了「小學教育沒有前途」的傳統說法。育才小學這套經驗，正由校長郭林同志和韓作黎同志被北京師大聘請講授課程而介紹出來。

在學校的發展上，特別是經過了戰爭的考驗——在解放戰爭中他們在陝北打游擊，而後

徒步兩千餘里輾轉到華北——使師生互愛、同學互助、艱苦樸素的作風更加發揚。今天雖然由農村搬進了城市，由戰爭狀態轉入和平環境，原有的教師和學生雖然大部分調動工作或者畢業了，可是同學間集體的互助友愛精神，講民主、守紀律、尊重組織的美德，勤樸的勞動習慣；教師們全心全意為革命後代服務的精神，教育與保育結合的管教態度，在思想教育上培養兒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的新的道德觀念，教育方法上的從實際出發、師生互學、教導合一、耐心說服、啟發誘導等優良傳統，却一直被保持和發揚着。郭林同志說：新來校的教員，首先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學習，由校部和教導處介紹本校校風，新的教育觀點，主要的經驗和方法，而後才去執行教學任務。才來校的學生，開頭也過不慣學校裏自覺的也是嚴格的組織生活，可是半個月以後，他們就完全被老師和同學的友愛、誠懇、活潑的作風所感染。

老老實實，就是這個學校教學的特點。走遍全學校看不到一條炫眼的標新立異的標語，聽不到一聲形式主義的空洞口號。育才——這是一個新型小學，這裏教師與學生之間，教育

與學習之間，沒有資產階級學校中教員的僱傭性和知識的商品化；學生中沒有嬌生慣養與純粹子弟的壞習氣。

翻開教員們的履歷表，校長郭林、陳金聲，教導主任張印斗、李志平，教員東方、羅克、陳樸、張霖等同志，都是參加革命幾年到十幾年而又長期埋首於撫育孩子的革命教育工作者。他們有的已四十多歲，有的才二十幾歲，可是大家都不計名位，只是一筆一劃耐性的培養革命後代。當我聽到一些家長對學校的讚譽後，而又站在這些教師們的面前，聽着他們樸素的敘述和檢視他們工作紀錄的時候，我彷彿又看了一次『桃李滿天下』，而更感到親切的是我正在和這裏的『華美林娜』熱忱地討論問題。

育才的七百個兒童，很多是自幼就隨着父母在革命部隊裏過着動盪的戰爭生活，黃義先是十年內戰時在戰場上出生的，在他出世前，父親被國民黨殺死了。他出生的時候，正在打仗，母親把他弄稻草包好就放在山崖上，走不多遠，母親也被國民黨殺死了。這個幼小的生命，革命的後代，就被他父母的同志收容撫養下來了。吳純青是在新疆盛世才的監牢裏出生

的，還有一位學生王綏林，從他出生到七歲，一直是過着七年不見太陽的牢獄生活，這樣的孩子很多，他（她）們都說：『在娘肚裏就犯了國民黨的法，作了蔣介石的小犯人。』王世成十一歲時就在王震將軍以前的三五九旅，從鄂東打回陝北，一夜一兩百里的行軍，使這個孩子鍛鍊得更加堅強。劉治珍三代礦工，邢立統自幼討飯，馮炳林從小幫人家放牛。其他如項英、博古、聞一多……等革命先烈遺孤和許多革命幹部的子女，他們從咿呀學語的時候就在這個學校裏生活，教師熱愛兒童，孩子敬愛老師，因而使學校家庭化了，師生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如韓作黎同志在學生李大立畢業時的題詞：『你在我身邊，生長近五年，一旦要離去，怎能不留戀。一九四七年，敵人佔延安，擣你涉冰河，拉你爬高山，師生共患難，學校變家園。社會似熔爐，生活如金丹，學習再學習，革命意志堅。』在教導處的辦公室中我看到一幅畢業學生獻給母校的錦旗：『革命兒女之家』，學校就是學生的家，寒暑假中，經常有大批學生留校生活，今年寒假留校學生就達三百餘人。有些父母去西南、西北幾千里路以外地方工作，可是孩子們還留在這裏學習。劉小燕父母去東北工作，多年不見，去年暑

假派人接往東北後，欲留她在瀋陽某小學學習，可是她堅決要求回校，父母只好千里迢迢的把她送回育才。

教師們是教育家又是媒婆，孩子們在這裏受到了寒、暖、溫、飽生活上關切的照料；又受到一字一句，一事一物的知識教育。他們的口號是：『要把孩子（學生）當作自己的子女看待』，因而極端的關心他、愛護他；又『要把孩子（學生）當作革命後代看』，因而就耐心的培養他們建設新社會的知識和技能。這兩句口號的意思就是要愛護孩子又要教育孩子，但不能變成家長式的溺愛和縱容。

在鬪爭中壯大

育才校史簡况

育才的校史，和中國革命鬪爭的發展一樣——新的教學經驗是從無到有，學校規模是從小到大。

抗日戰爭中，許多幹部同志在前線工作，而他們的子女却留在陝甘寧邊區後方，爲了使這些孩子們得到正常的撫養和文化教育，遂於一九四〇年在延安創辦了一所八路軍幹部子弟學校，後改名十八集團軍抗屬子弟小學（簡稱抗小），當時僅只四十餘人，這四十個學生中，有一部分是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中犧牲的革命先烈的遺孤。

在創辦這樣一所教育革命後代小學的當時，還沒有經驗，還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教學和訓導方法上還保留有資產階級教育的殘餘，學生思想上還存在許多特殊觀念，不務勞動，

但不久即被糾正，後來朱總司令和劉少奇同志巡視學校時，也指示要發動學生們『在不妨礙健康和學習的原則下參加勞動，加強勞動觀念』。於是教師們開始來摸索如何以馬列主義的觀點批判舊的教學方法而創造新的教育經驗。教員們來自各方，帶來了各種不同的經驗：舊國民小學的、教會學校的、鄉村私塾的、救亡團體的、部隊的等等。經驗雖各有別，但在總的——創造人民教育方法——目標下，大家互相研究，並參考了陶行知先生的教學方法。在抗日戰爭那幾年中，一直是在大膽創造和慢慢摸索中。此時，學生人數也由四十餘名發展到日寇投降時的二百二十餘人。

這些新中國的幼苗，正在幸福的溫床上發育茁壯的時候，突然來了一陣狂風暴雨——胡宗南向邊區進攻的罪行開始了。蔣胡匪幫想用軍隊數量上的優勢和三光政策的威脅，來撲殺陝北人民；當然，同樣也把這股凶焰撲向這些兒童。黨，爲了孩子們的安全，令學校於一九四六年冬先行疏散到安塞白家坪村，並和那裏的陝甘寧邊區第一保小合併。

一九四七年三月，敵人佔領了延安，學校移動到山區裏頭一個只有十戶人家的雷嘴河

村，既沒有宿舍更沒有教室，只和農民混住在一起。此時，平時教育馬上就轉爲戰時教育，丟開了課堂和課本教學，教師們常以說故事的形式，告訴孩子們防空、防特、行軍等戰爭知識。情況一天天緊張，敵人更加向腹地深入，擺在全校教職員面前的第一個任務，就是保證孩子們的安全，這是考驗每一個教員責任感的關頭。當時有個別同志反映出這樣一種矛盾的心情：「萬一敵人打到面前，怎麼辦呢？跑吧，丟了孩子；不跑吧，必至全部犧牲。」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黨員首先表示了自己明確的態度——那是一個初春的黃昏，在一個高山的石崖底下，黨的小組召開緊急會議來研究這個問題。時間很急迫，大家沒有冗長的討論，韓作黎同志首先乾脆的表示：決不屈服，爲了孩子，決不逃跑，直至犧牲！大家的臉色緊張而激動，一個個都宣讀了自己的誓詞：決不個人逃跑，決不丟孩子，與敵人拼到底！這個莊嚴的宣誓，很快地影響着黨外羣衆的意志，堅定了羣衆的情緒。宣誓過後，學校馬上改變成軍事組織，校長任大隊長，全校一百八十餘人分成兩個中隊，一部分教職員和大同學擡起槍來擔任通訊聯絡、偵察警戒的戰爭勤務，其餘人就照管着孩子的轉移。